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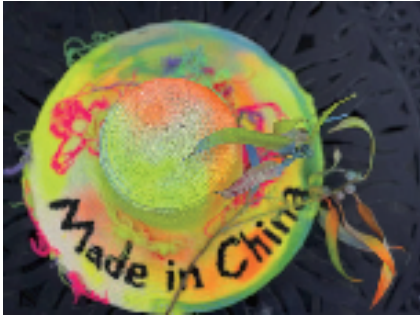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一次遇见任萃,是她在杭州东信和创园的“喜闻乐见”举办“疫情之下,将破碎重新编制”的艺术个展。很多服装的边角料,在无序的编织里,呈现出另一种表达。

当时她说:“让没有用的东西找到新的方式延续下去,这是我们对生活的另一种解读。”

旧时光里小畅想

采访的时候,任萃老师拿出了一顶草帽。这个草帽是她在大理团结乡旅游的时候购买的。她说她喜欢逛当地的农贸市场,特别是农村里的,带着浓浓的烟火味和当地的风土人情。当时她买了很多这样的草帽,还有编织的绳子。“这些物件都与当地的生活风貌紧密相连,例如配色、组合,但是当我看到这些物件的时候,我就想把它们重新解构,让它们有新的解读方式。”



这个草帽是我们寻常在田间地头可以看到的遮阳帽,但是任萃老师赋予了它一些新的元素,使它拥有了新的语言。

草帽上加入了一些当地的编织线,因为打破了原有的色彩组合,拥有了一些时代鲜活的特色。然后,又加入了一些桉树叶和果实,在色彩饱和的喷漆下,显得生机勃勃。

特别引人注目的是,在草帽上还赫然写着“Made in China”。“之所以会写上这一排字,是想要表达 Made in China 的时代性。”任萃老师说,“曾几何时 Made in China 代表着不好的品质,但是随着时

代的发展,如今 Made in China 成为了一种态度和创新。这也是我想通过作品去传递的:我们的文化越来越具有影响力。”

可以想象,这样的一顶帽子,带着旧时光里的田野、清风、阳光,带到城市中,赋予旧时光一些新的活力,这也许也是我们生活的另一种方式。

生活是最美的作品

如果说创作是一种打破与重构,那么,在生活中,任萃也一直在寻找着纯粹的自由。

“我不喜欢规则。就比如说毛衣要算针,那对我来说是一种负担。”任萃说,“当时,我想学打毛衣,然后我妈妈就和我第1圈你要几针,然后下一圈你就要上两针……我就觉得很痛苦。”

“我觉得自由是一种礼物,是一种创作。如果需要在一定的规则下去创作,那会成为一种负担。”

“对于我来说大多数的作品都是自由的一种象征,它产生于自由,归结于自由。”就像她这次展示的作品,它可以是草帽,也可以是任何一种东西。可以添加,可以减少,可以好好地听它的故事,也可以把它当作一缕阳光,倾泻在时光之中。

自由是任萃生命中的阳光,也是她的创作内核。比如在她“把破碎重新编织”的艺术展中,她无意识的创作,甚至没有想过何时去停止,就像她说的,突然想停止的时候就停止了。

人与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语言沟通,对色彩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,对于材料的触感,每个人的体验也都不一样,而这些点点滴滴组成了生活的感受。

“这次的帽子就与我的其他艺术作品一样,是我的一种语言,有可能我无法表述它,但是我可以把它做出来。”

任萃说,老旧小区改造也是这样。可能每个人都有很多的需求,能够表述出来的只是其中小小的一部分。毕竟每

任萃: 看见自己,看见生活

◎ 记者 王 珏

个人的生活每一天都会遇到很多的事情,这些事情与时光杂糅在一起,形成人生的酸甜苦辣。难以表达的部分才呈现生活真正的样子。

但每个人其实都应该生而自由的。任萃是一个设计师,平时也会有很多固化的工作,很多不自由的承担,但她会在自己的时间里,给予自己自由的空间。

“有一些事情当下看来是不吻合的,比如你想要的自由和我当下的工作。但是在回头望时,却又会惊奇的发现,这种自由与当时的不自由,有着难以置信的吻合。就像我在自由状态中创作的作品,会非常契合当时工作中需要的场景。这也许也是生活给予我们最大的礼物。”所以不管是怎样的创作,任萃想表达的是一种自洽的自由,纵然生活千人千面,但是在自家的自由中,总能找到最美好的样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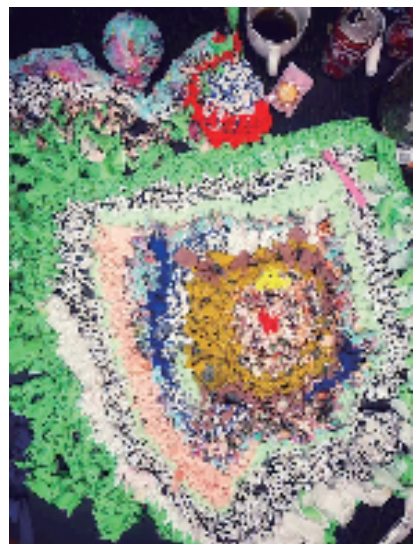
一如心理学家崔庆龙所讲:“好的人生体验里包含着高度的有序和必要的松散,我们需要每天重复做一些事情来形成稳定的生命框架,同时又能以打破框架的方式体验到自由。”



生命在于接纳自己

就像艺术对于任萃来说是一种自由的寻找。那自由便是她对于生命的寻找。

生命是人一生中最大的作品,它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,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。“我现在就是走向我想要的生活,



嘉宾:任萃,台湾设计师。在台湾、美国、澳洲学习绘画、设计与管理,在法国涉猎专业甜点师,设计之路随兴凭借感觉,接受人与环境的现有状态,顺势而为。包括设计理念也是如此,唯一计划的是功能。

自由与承担相互滋养着。”

“也是在这个过程中,我努力地想要让艺术品走进地生活,成为生活中的一种享受。”所以我们可以任萃的作品里看到很多熟悉的东西,也可以在很多熟悉的场景里看到她的作品。

“那是我热爱的,所以它在我的生命里是一种自洽的存在。这种自洽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自然,这也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。”

这种自然也是尤为珍贵。生活里的人们可以看得见阳光,听得见流水,看得见日出,望得见落日。“改造本身就是一种自洽的过程,也是生命与生命相互接纳的过程。”任萃说。

所以,一顶草帽并不珍贵,珍贵的是草帽背后勇于追求生命自由的浪漫,那是诗意的,是沉溺的。正是这些美而无用的经验构成了每一个独特的个体。

正如剧作家梅特林克在他的《花的智慧》里写道:“一个社会应该允许无用而美好的东西存在,容忍有一类人去为这样的东西投入时间和精力。”

社会在飞速地发展,而我们的的心灵是不是可以在这快速的逝去中,找到接纳滞后的自己:我就是这样美而无用,我更爱这样偏执的自己,即使身处充满劳绩的生活里。

这种无功利的审美让生命更开阔,令我们每天醒来都更爱自己的生命一分,为真实、独特、珍贵的自己感到由衷喜悦。

是啊,忙到没有闲情的人无法体会生活的质感,日子不过是复制粘贴。学者秦立彦直言她“对生命感到惊奇”。——一切有生命力的事物远胜于机械的笨拙。只有人有美的判断,而对美的执着,增添了生活的浪漫。

这也许,也是一顶草帽,美好的祝愿吧。